

反對基督教運動

我們因為要藉基督教徒的各種紀念集會，指示出來基督教只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之一種，他本身是極淺薄沒有根據的東西。所以我們同意編輯這一個小冊子，以為各地反對基督教的同志之參考，亦願因此還能喚醒許多不至無可救藥的基督教徒。此書每冊大洋五分，合購百冊只收大洋三元。

中國青年社 非基督教同盟合編

次	目
反對基督教運動	楊賢江 譚代英
傳教與帝國主義	李春蕃
基督教與中國	梅電龍
近代的基督教	蔡和森
耶穌是甚麼東西？	朱執信

上海書店一九二四年印行

反對基督教運動

我們、要、反對、宗、教、，理由是：

(一) 我們要謀學術進步，而宗教則重保守，重因襲，對於教義絕對不許疑難，且對於違反教義者處以極刑。

(二) 我們要謀人類和諧，而宗教則重派別，重門戶之見，增長人間的隔膜與仇視。(如十字軍的異教的戰爭，新舊教的三十年戰爭。)

(三) 我們要謀科學昌明，而宗教則神道設教，徒然養成迷信。(上海三育大學師範班還要力辯人是上帝造的，不是由進化來的。)

(四) 我們要謀自我實現，而宗教則禱告、懺悔，無往而非依賴。

(五) 我們要謀人性發展，而宗教則賤視肉體，叫勞動者甘心受苦，無甚厭非毀滅人生。我們、特、別、要、反、對、基、督、教、，理由是：

(一) 基於反對宗教的理由，當然要反對基督教。

(二) 基督教教義如上帝造物造人，如靈魂不滅，我們可據星雲說、進化論、心理學、生理學來反對。如有罪而又可贖罪，則不但是造謊，而且是獎勵作惡。如博愛犧牲，固非基督教所專有，而基督教的說法為尤不可通。(如打臉脫衣等說。)

(三) 基督教是帝國主義者侵略我中國的先鋒隊。爲了傳教，發生多次賠款割地的事實，而且他們利用傳教，根本破壞中國民族的獨立性。

我們尤其要反對基督教會，理由是：

- (一) 做事假借名流，聯絡官場，奉迎財主。
- (二) 收教徒利用物質的引誘與虛榮的心理。
- (三) 牧師們教徒們多是『吃』教者，而且言論矛盾，行爲詐僞。
- (四) 牧師們恃帝國主義的後盾，恐嚇官吏，武斷鄉曲，袒庇罪犯，包攬詞訟；有時且爲土匪私運槍械，助長中國內亂。(襄陽有此事。)

(五) 利用金錢，收買役使男女教徒，有時甚至干涉婚姻，逼成慘禍。(成都一教會學校女生因此自殺。)

(六) 在中國傳教四百餘年的影響，祇把一部分鄉人的『菩薩』換了個『上帝』，而且養成他們崇拜洋人，此外別無好處。

我們青年學生更非反對基督教學校不可，理由是：

- (一) 專制 不許學生自由行動，自由思想。
- (二) 恐嚇 騙小學生說：『不信上帝，有魔鬼來襲。』
- (三) 強迫 不信教的也要做禮拜，也要查經。
- (四) 虐待 不做禮拜，不准請假，還要挨餓。
- (五) 守舊 課本、教法、行政，都陳舊不堪。
- (六) 禁止愛國 平時辱罵中國，不許參加愛國運動，此類事例甚多。
- (七) 妨礙個性發展 用耶教經典，用嚴厲辦法，使學生先入爲主，習非成是，完全不

合教育原理。

總之，我們在擁護真實與自由的前提之下，在培養革命性、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前提之下，我們要反對基督教，我們要反對基督教學校。

傳教與帝國主義

李春藩

基督教是帝國主義底先鋒，外國帝國主義侵掠中國的手段。這是我們非基督教的同志們所常說的。但基督教徒不服，用什麼『傳教自傳教，帝國主義自帝國主義，風馬牛不相及』的話，來自己掩護。我現在將傳教與帝國主義在過去的關係，照事實寫出來，看是否風馬牛不相及呢！

西班牙從事征服殖民地的時候，那些航海探險去尋求殖民地的人都發過誓說：『我們將盡力幫助基督教之宣傳。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中，侵掠者和傳教者常是攜手合作。法國也是依樣畫葫蘆。路易第十四在一六六四年給法國西方公司的特權券中，有一條文說：『上帝底榮耀是主要的目的，公司一定要在其所在地僱用許多牧師，够在其地傳教，並且公司要極力排斥傳布假道的外教教師。』還有基爾伯 (Sir Gilbert) 是最先在美洲殖民的人，他發誓說：『傳布基督教，是探險外國底第一目的。』克拉蕭 (Crashaw) 在未吉尼阿公司 (Virginia Co) 成立慶祝會的時候，傳道說：『殖民者，應負使野人歸附基督教這責任。』給公司的特權券，附有規則，有一條說：『行長和職員在殖民地中，應宣傳、散布和應用上帝底旨意和事務。』我們看了上面的事實，就知道傳教與帝國主義是很有密切的關係了。

傳教不單是與帝國主義侵略——征服殖民地携手同進，而且爲國家所利用，成爲帝國主義底手段。我們常有一句話說：傳教先貿易而來，而國旗又跟着貿易。總之傳教爲帝國主義造下了一條好好的路，使帝國主義可以長驅直進。英國最主要的殖民地，如澳斯大利亞 Australia 斐濟羣島 Fiji 南非洲 South Africa 中非洲 Central Africa 塞拉勒窩內 Sierra Levia 緬甸 Burma 和幾內 Guinea，都是教士先爲英國獲得了根據地，然後英政府才滅它們的。傳教既能爲國家爭土地，所以傳教事業極發達。在過去二百年中，單在英國，就有五十四個傳教機關。

法國之侵掠，也是藉着傳教。在一七四一年，派伯奧 Pigneau de Behine 爲交趾底主教，進行傳教活動。他們不斷地工作。到一八六二年，交趾人民受不起法人底壓迫，遂起來反抗，殺死了幾個教士。法政府就乘機派起大軍滅了交趾，交趾就變爲法國底殖民地。法國在非洲西面和南面所有的殖民地，大都歸功於非德虛將軍 Ogeron Faidherbe，菲將軍在十九世紀中葉不斷地努力前進，終達到獲地的目的。他自己說：教士爲擴大法國勢力之頂有力的幫助。法國近來公布了許多文件，有許多事實，表明傳道爲使海洋洲 Oceania 爲法國保護國之主要的理由。

我們用不着去看外國底歷史，尋這些事實；只要將我們中國底外交史翻開一看，就可發見許多『外國利用傳教來侵掠』的證據。

俄國與我們通商最早。伊與中國在康熙三十二年訂通商條約後，要巧博我國政府信用，得置多數宣教師於北京，以維兩國國交，這爲外國政府利用教士之始。後英使甘尼士到

中國來，也要求『准英人自由傳教』。

咸豐六年正月，廣西殺了二個法教士，法國要求賠償不遂，就與英國聯軍，在某督誕生節致戰書於粵督。這就是英法聯軍之戰。結果，中國戰敗，天津條約就明顯地寫着傳教自由，而且要求官廳厚遇保護了！

光緒二十三年，山東曹州府鉅野縣人民傷害了二個德國教士。本來德國就想要在中國得一根據地，但無機可乘，不能下手；現在有所藉口，就大派兵艦佔領膠州灣。結果，青島租給德國九十九年，應許德國在山東有開鑿築路之權，山東就變爲德國底勢力範圍。因之俄國要求旅大，英國要求威海衛，法國要求廣州灣。爲了二個教士，中國險些瓜分。謝教士底厚惠！

中國人吃了洋大人的虧，真是和啞子吃黃連一樣。內地教士乘中國國勢衰弱，凡教徒與平民爭訟，教士就一手包辦，不管教徒之是非曲直，都極端援助。且常不經地方官，而顛倒事實，訴之北京公使，使直接與總理衙門交涉。總理衙門畏懼，就責地方官保護教民不力。因此，有時地方官明知曲在教民，也不得不幫助教民，地方奸民就都以教會爲護身符，無惡不爲。結果，引起了拳匪之亂，殺害了幾個洋人。他們不自責，而反要叫我們賠償四萬五千萬元。這也是傳教之所賜！

上面這些事實，都可證明帝國主義之利用傳教爲侵掠之手段。但我們還有反證。

法國是一個天主教徒的國家，天主教徒向來都是爲法國所保護。法政府不但保護天主教徒，而且每年供給五十萬法郎爲宣傳之用。歐洲底政治家，對於這保護權，都曉得很有政

治的意義和重要。所以意大利政府每年供給一百萬法郎幫助傳教事業，表面上是屬於法國保護權之下，而暗下是反對法國。最奇的是新教的德國也起來爭天主教徒保護權，它的宣言說：『不論相信新教或舊教的教士，不管他們跑到什麼地方，保護他們，是德國政府責任和特權。』若是傳教自傳教，帝國主義自帝國主義，各國爲什麼要爭教徒保護權？

還有，德國在非洲的殖民地底長官，攻擊美國教士，說他們有害於建設一堅固的德國政府，勸告美國教士還是嚴守中立好。法國在非洲的殖民地底長官也是這樣，極劇烈地反對英國教士和美國教士。若傳教與政治侵掠沒有關係，爲什麼德國殖民地政府要反對美國教士；法國殖民地政府也要反對英美教士？

歷史明明白白告訴我們，傳教是帝國主義侵掠底手段。在野蠻未開化的國家，教士因智識略比土人高一點，就占了上風，政府就可將這優勢變成爲政治的權力，將這些地方變成他們底屬地。海洋洲、非洲，都是這樣得來的。傳教在已有文化的地方，就不得以教士來奪獲政治的支配；但他們爲其國家獲一根據地，使用保護教士的權力，借題發揮，小事大做，攻擊所在國的政府，或打倒其他外國底勢力。所以，傳教在政治上是成爲極重要的。不論如何，宗教總是離不了政治。

基督教是帝國主義底先鋒，是外國帝國主義侵掠中國的手段，歷史的事實，已顯明地證實。基督教徒若要不認這話，請你們先否認歷史的事實。如不能否認歷史的事實，請不用空說許多好聽的話，因爲我們是不會受騙的呵！

基督教與中國

自明朝中葉意大利天主教徒利瑪竇來華宣教後，中國已與基督教發生關係，經明清以至現在，約三百四十餘年。其發展的次序，大別之可分作三個時期：

第一期 明神宗時代至鴉片戰爭（一五八二——一八四一）

第二期 鴉片戰爭至庚子聯軍（一八四二——一九〇〇）

第三期 庚子聯軍至現在（一九〇一——一九二四）

第一期可名之爲基督教暗淡時期；第二期爲漸興時期；第三期爲極盛時期。此三期中，第一期約亘二百六十年之久，總合二三兩期所經過的時期，尚不及其三分之一；而當時擁有特權的君主，不但不加以排斥，且爲之竭力提倡，明代的思宗，清代的康熙，便是其例；然而基督教事業終不見因此而有所進步，乾嘉以後，更是衰落不堪，不但沒有前進的希望，而且有所逐漸退化的趨勢。此二百餘年之長期中，基督教對於中國，可謂沒有絲毫的影響。

鴉片戰後，情勢突變，基督教勢力逐漸蔓延於兩廣一帶。五口通商，他們的勢力亦隨與俱來，沿海各埠也高懸着基督教的旗幟了。自後進行日急，中國外交失敗一次，基督教勢力便向前發展一次，蔓延至於腹地。庚子役後，發展得更快，雖西藏、青海等邊鄙之地，也有基督教徒的足跡，國內通商各地，無處不有他們所辦的文化侵略事業，全國已具基督教化之危險了。到了現在，更有驚人的進步，一九二三年中國基督教會年鑑報告：『基督教在全國一千七百十三縣中還沒有佔據的，祇有一百二十六縣，其餘的都樹了基督教的旗幟。』又據一九二三年中國基督教教育調查會之報告：『耶穌教所設立小學中學全國合計約六千八百九十所，學生十九萬九千六百九十四人，更加專門以上及其他學校，計七千餘所，學生

共二十萬另五千餘人。』此外天主教會所辦學校學生總數，約十四萬四千三百餘人，合計約三十五萬人，而最近一二年間，新增之數目，尙未列入。可知基督教勢力之不可侮了！因此我們不能不有下列兩個疑問：

(一) 基督教流入中國，既有三百四十餘年之歷史，何以不發達於長期之二百六十餘年中，而激進於短期之八十餘年內？

(二) 鴉片戰後，基督教之在中國，遂由衰落而進於中興，且自後中國外交失敗一次，基督教的勢力即發展一次；宗教與政治爲什麼互爲因果？

就表面上看去，上面兩個問題，似乎極不容易解答，而且無從解答；但是過去三百餘年的歷史和最近的世界大勢告訴我們，這並不是一件希奇神秘沒有根因可尋的事：

十七世紀的歐洲，是由行將崩壞的封建制度而進於資本制度的過渡時期。中世紀壟斷把持和封建政治相依爲命的基督教，已不爲新興資產階級所重視。而同時又因當時的生產事業仍是以農爲本，除了工業先進的英吉利而外，只有小規模的工業，並且有些國家的工業，仍擱淺在家庭手工業時代。像這樣帝國資本主義條件沒有完成而且僅在萌芽期的歐洲，尙無遠向東方進展的企圖，自用不着基督教。

十八世紀的初期，歐洲的資本主義已畧備雛形，因爲蒸汽的發明，家庭工業漸就崩壞，自十八世紀的末葉至十九世紀的初期，已完成了空前的產業革命。但發見了新大陸，宰割了南非洲印度海洋洲，而向極東發展，尙未成爲必要。沒有後盾的基督教，任你如何提倡，決沒有進步的希望。所以明末清初的時候，以堂堂專制君主之保護，仍是效果極小。

到了十九世紀的中葉，產業發達一日千里，科學也進步極快。一八三八年已有橫渡大洋的汽船，一八四〇年，更開始了空前的鐵道交通，工業發達得交通之助，完成了世界經濟制度。美洲、非洲、澳洲和近東亞洲的市場已不敷，經濟的帝國主義，勢不得不闖入甯睡沉沉的中國！而他們進行之第一步，更不能不利用從前唾棄不顧的基督教，來做他們進攻的先鋒隊！

我們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鴉片戰後中國基督教勢力之所以能猛進，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從戰後列強對於要求傳教自由之盡力，愈足證明上面那話之不錯。

鴉片戰爭失敗，締結南京條約。帝國主義闖入中國的初期，對於協約的明文，雖尙不敢強迫中國加入保護基督教的條款；但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清宣宗皇帝所下保護天主教士、發還教堂塋地的上諭，不能不認爲受了鴉片戰敗的影響。

還有一件極值得我們注意的，即一八四三年以前，中國境內僅有舊教徒的踪跡，其時新教雖已東來，祇不過在東印度羣島和海峽殖民地一帶的中國僑民間宣傳教義，尙不敢貿然來華；但是鴉片戰後，情勢乃大不同，自南京條約締結之次年——一八四三年——他們在香港開第一次宣教師大會，決定對華傳教實施方針後，便開始實行向華發展，到了現在，他們的勢力，早已凌駕於舊教之上，成了基督教對華侵略的中心了！——這本窮源，實爲鴉片戰爭所賜？

這些不過是帝國主義初期進攻的結果，已暗示我們說：『侵略與基督教結有不解姻緣』。若再看以後進行的步驟，更加顯著：

一八五八年的英法聯軍，爲帝國主義向中國進攻的第二期，這一次的天津條約，老實不客氣地強迫將保護基督教的條文列入了！中英條約之第八款說：

「耶穌教、天主教原係爲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後凡有傳授習學者，一體保護；其安分無過，中國官吏毫不得苛刻禁阻。」

從上面的語氣中，可看到帝國主義的列強對於基督教的保護，是很著重的。什麼「一體保護」，什麼「毫不得苛刻禁阻」，所爲的是什麼？

中央條約，尙是一種含混概括的規定，遠不及中法條約之嚴密苛刻。中法條約第九款說：

「凡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奉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

傳教士乃得深入內地，橫行直撞，包攬訴訟，欺侮平民，引起人民之反動，帝國主義的國家，就好藉口進行其侵掠。

法國在一八六〇年，又強迫我國訂中法續約，其第六款說：

「應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諭，卽頒示天下黎民，任各處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

這樣，傳教在內地就成爲一根深的事業了！傳教之根越深，人民之受壓迫就越利害，反動之力就越大，而帝國主義越有所藉口。

不但如此，一八九七年美國公使丹培答覆甘肅教士要求在華經營商業說：

「現在外人在內地營生。尙無條約規定，惟實際則外國教士可操尋常職業。……」

傳教者可設印字館、訂書局、職業學校、工作所、商店、藥房等……。」

看這幾句話，就知道傳教是經濟侵略之一部了！外國公司在商埠侵掠還不够，要教士在內地帮忙，非至中國全部血肉被吸盡不可！可怕！可恨！

以上都是從條約上、外交上，看到帝國主義對於基督教保護利用，不遺餘力；帝國主義向中國發展一天，基督教勢力也隨着伸長一天。但同時從他方面觀察，也可看到帝國主義的每度進攻，沒有一次不是基督教做他們的導火綫。

(一)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破天津，入北京，燒圓明園，清帝出奔熱河。戰敗的結果，割九龍，擴充租借地七處，賠款一千六百餘萬兩。這是由於法國藉口廣西殺了二個法國教士。

(二)一八九七年德國派艦隊強佔膠州灣後，各國紛紛向華要索，於是俄租旅順、大連，英租威海衛，法租廣州灣，各國更強割勢力範圍，中國已兆瓜分之局。這是由於德國藉口於山東曹州殺了二個德國教士。

(三)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役，更顯明是中國人民不甘教徒虐待的一個反動，遂演成了八國聯軍包圍的痛劇！城下之盟，賠款九萬八千餘萬兩，斷送了國家命脈之關稅主權，使中國受着永遠不能解脫的無形束縛！

總之：帝國主義的發展，同時也就是基督教勢力的發展，而教案之發生，又是帝國主義利用以發展勢力的好題目。雙方步驟，一致不亂。

再從反面證實，佛教倡始於印度，情唐之際方才發達於中國，再由中國而傳於日本；中國之知佛教，實先於日本。爲什麼庚子聯軍以後，日本公使居然向中政府提出准許日僧來華宣傳佛教之要求？一九一五年用袁的美敦書所迫訂的二十一條，爲什麼也列入允許日僧傳教之一款？該約明文說：『中政府允許日本人在中國境內布教之權』。這不過是抄襲歐西帝國主義侵掠之老文章，要利用傳教做侵掠之手段而已！

中國受基督教之厚惠已經够了！割地賠款……都是基督教到中國來所賜給我們的！我們爲國家計，不得不起來反對基督教！同胞呵！請你勿忘記『基督教在最近八十餘年間協同帝國主義侵畧中國的一件一件的驚心觸目的事實』。

近代的基督教

蔡和森

一 資產階級反對基督教時代

十九世紀以前，無論加特力教或基督教，都是『君權神授』說和貴族階級的護身符；所以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對於貴族階級這種無形的壓迫工具，攻擊不遺餘力。十八世紀末，資產階級攻擊宗教最有名的代表約有三批：第一批爲福祿特爾、盧梭、屠爾閣；他們雖極力反對天啟的宗教，然而還不敢根本否認上帝。第二批爲狄洛、墨特黎、黑費鳩斯、霍爾拜施；他們攻擊宗教，比第一批更進一步，漸漸入了無神論的趨向。第三批爲唯物論感覺論的哲學家加彭年、梅恩、皮芳、冉芳它，他們都是主張革命的宣傳家；公然演譯他們的學說，應用各種已經發明的自然科學，把基督教和加特力教的立腳點根本推翻，把上帝的觀念打

得烟消雲散。於是貴族階級的權威日落萬丈，資產階級革命不久就成功了。綜合以上三批攻擊加特力教和基督教的工具就是理智；拿以來代替宗教的東西，就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中的自由、平等、博愛三大要素。

二 資產階級利用基督教時代

原來政治宗教都是每個時代的支配階級用以統御其被支配階級的工具。資產階級革命後，既把專制政治的形式變為民主共和，自然也可以把天啟的宗教變為理智的宗教。假使自此以後，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面，真能任人們由「理智」推論或分析人為界的現象，真能以人世的自由平等博愛代替死後的「天堂」，人類誰不歡迎呢？可是資本主義的事實，完全與他的教義相反；資產階級的特權，完全建築在不平等不自由不博愛的掠奪的經濟基礎上面。日日由他們掠奪工人，壓迫工人，壟斷生產手段和全部勞動生產產品的事實，就可證明他們所標揚的自由平等博愛之為騙術了。在資產階級未獲得政權以前，這三項自由主義的標語，還有「半上帝」的魔力，可以驅使工人階級贊助他推倒封建制度；可是在他登台以後，所謂自由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掠奪自由」和「買賣自由」，所謂平等是形式的平等，無產階級在經濟上分配上絕無平等可言，至於「博愛」更不待說。到了這個時代，自由主義的三標語，不但不能組成資產階級統御無產階級精神的新宗教，而且根本的赤裸裸的被無產階級揭破他們欺人的假面具，惹起工人們無限的反抗和糾紛。於是資產階級就不得不利用他往日所反對的基督教，來消磨工人們的革命反抗精神了。資產階級專政後之利用「上帝」，也和他利用「君主」一樣。「君主」和「上帝」，在十八世紀時，都是資產階級所拚命反對認為不兩立的；

但是一到十九世紀，無論在英、在法、在德，都成爲資產階級對付無產階級必不可少的手段和魔物。故自十九世紀以來，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是並行不悖的；科學思想和宗教迷信也是並行不悖的了。

二 資產階級信仰上帝的根源

資產階級開始本是利用上帝來馴伏無產階級，但久而久之，又漸漸信起上帝來了。資產階級信仰上帝的原因，在他們所謂『自由思想』的領域內不能說明的；要說明他，非從他的經濟地位上找根源不可。資產階級自從專政集產以來，他在生產上不僅沒有體力的作用，而且漸漸的連腦力的作用也沒有，一切管理、計策、登記、經營，都委他們所雇用的智識勞動者了。故自大工業發達以來，資產階級在生產上即已成爲『寄生階級』，除了專靠他們國家底制度、法律、軍警以掠奪工人的勞動結果外，驕奢淫逸，一無所事。工人勞動到死不免於饑寒；他們呱呱下地即可得着幾億幾萬的遺產。他們生長在這種莫明其妙的不勞而獲的幸運中，享受治意之餘，就不由他們不想起有上帝這個東西的存在，對於上帝就不得不起豐富的想像和感激了；不然，他們將自問：『沒有上帝，我們的幸運從那裏來呢？何以我們生來就這樣的幸福呢？』這就是資產階級信仰上帝的經濟根源之一。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生產的紊亂，資產階級在這種紊亂狀態中自由競爭，愈競爭愈紊亂，因而惹起定期的經濟恐慌。這種恐慌乃是社會的生產力對於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起大叛亂。然而資產階級利令智昏，對於這種不幸的命運之來，也以爲是上帝命定的。這在近世科學技術發達的時代講來，真是笑話；然而這種笑話，在資本主義紊亂的經濟關係中是必不免

的。他們所有的企業，無論工、商、銀行，或其他種種，都是放在冒險的投機的不可知的狀況中，聽天由命的去冒險，所謂精確的調查和統計，在他們自由競爭的經濟世界中完全歸於不可能。從前野蠻時代的野蠻人對於自然界不懂解，便以上帝為世界的創造者和生死的命定者；現在文明時代的資本家，對於他們自己所紊亂的經濟界和強過於他們財產關係的社會生產力不懂解，也就不不得不上帝為財富的分配者和幸運不幸運的命定者了。有了這兩種經濟的原因，於是資產階級對於上帝的信心，就隨着他們的資本主義發達而發達。

四 文明時代的基督教與科學

野蠻時代，人智未開，自然科學未發明，野蠻人對於自然界不懂解，於是宗教就建築在這種缺點上面，以為人們不懂解的懂解，然則從自然科學發明以來，基督教的命運，應該不能延長到十九世紀了，何以到今日還存在呢？除上述資產階級利用他為無形上的統御機械外，就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的文明時代文明人對於人為界的不懂解，也如從前野蠻人對於自然界的不懂解一樣，於是基督教就由前個顛覆了的立場，移到了後個特別旺盛的立場上面來了。近世以來，科學家在自然界中確實做了許多不偏不黨豐富精確的發明，如移着他們發明自然界的利器，來發明人為界的種種神秘莫測的社會關係經濟關係，豈不甚易？但是事雖可以如此做，然而資產階級決不客許他們如此做；因為如此做去，於資本家特權專利的前途很有妨礙。資本主義要保守在這種人為界的神秘狀況中才能存在，也正如往日宗教要保守在自然界的神秘狀況中才能存在的用意一樣。故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自亞丹斯密和黎嘉它以後，直到今日，毫無進步。在亞氏黎氏的時候，他們還能以不偏不黨的科學眼光闡明

種種經濟的現象，發明他們有名的價值說。可是資產階級登台以後，情形就不同了。資本家對於他們生產有益的自然科學，雖不惜重錢培植，同時對於他們占有制度有妨害的人為科學，卻不惜多方摧殘。所以最近幾十年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絕無重大發明，都不過畢生做那『拾遺補缺』的工夫。他們的能事，惟在統計一些於工商業有益的數字，既不敢嚴密分解，又不敢根本批評；因為一經根本批評或嚴密分解，資本主義的真相和破綻就完全可以給人家看破。故最近幾十年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不但沒有進步，而且隨着資本主義的反動而反動，他們常神攻擊黎嘉它勞力一元論的價值說，以為反抗共產主義的地步，其愚妄已與從前仇恨自然科學的僧侶差不多了。一世紀以來，自然科學如此加速發達，而人為科學如此沉寂不發達，就是為着資本主義存在和要保守資產階級地盤的原故，因此，將死的基督教又得復逞淫威。故自十九世紀以來，基督教的生死問題，不在自然科學的發達不發達，而在人為科學的發達不發達了。最近百年以來，資產階級科學家和哲學家對於宗教的態度，再尋不出敢蒙哲學時代諸賢的攻擊態度。換說一句，大部分是取『不聞不問』的態度，『不聞不問』就無異於默認。他們實默認此時還有用基督教來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必要。最可笑的，就是這樣的科學家 and 哲學家對於自然界不能解決的難題，雖多數還能顯惜自己的名譽，把這種難題留待自然科學來解決（但歸於上帝去解決者也還不乏人），但一涉人事上的難題，就無不或明或暗承認有用上帝來解決的必要了。所以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人為科學是決不能如量發達的；換句話說，就是基督教還將同資產階級延其殘喘。

五 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與基督教

近世資本主義社會，是建築在勞資兩階級的階級對抗上面，這是事實，不是馬克斯一家之說造成的。一七八九年法蘭西資產階級革命專政後，無產階級使不斷的起來對他反抗，階級爭鬥就加速的成爲內亂，代表無產階級要求的巴布夫一流的共產主義，就影響了全法蘭西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一面用政權高壓，一面起用已經關門的教會，而別一面就有資產階級實證哲學的開山孔德出來唱階級調和的社會學。他要把這種新的人爲科學建築於一大調和的系統上面，所以又高唱人道主義或人道教，資產階級統治人類的新宗教至此似乎有成立的希望了。可是這種希望之不能實現，與第二節所說的自由主義的教義之不能實現同一理由。因爲資本家經濟掠奪的事實有加無減，所以孔德的企圖又遭同樣的失敗。資產階級社會學直到今日，還隱匿分配問題不能開口；講來講去，不過搜集一些無關痛癢的上古中古社會形成的條理和將來社會的非科學的空話罷了。所以社會學的權威，連『半上帝』也不能成，至此資本家更不得不以皈依全上帝爲穩妥了。故此時法蘭西和德意志的加特力教徒或基督教徒，公然組織成宗教的政院，自一八四八年以來，極力與資產階級携手，推倒無產階級革命，參與資產階級的國政。從前資產階級對於君主貴族所標的『政教分離』的話，便一口吞沒了。

六 無產階級的進化論與基督教

十九世紀人爲科學的大發明，莫如馬克斯科學的社會主義；自然科學的大發明，莫如達爾文的生物學說。馬克斯以階級爭鬥的原則闡明人類社會的現象；達爾文以生存競爭的原則闡明自然界的現象。兩者各在其客觀的對象中，同爲不可搖動的科學真理。然而自這

兩大發明的學說出，資產階級的智識者，又起了一個新而有力的企圖，他乃立刻移了達爾文解釋生物界的原則——生存競爭——來解釋人類社會，以反對馬克斯階級爭鬪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學理。這樣企圖中最有力的代表是斯賓塞，斯賓塞從生物學上的進化論來解釋人類社會的漸進而不應突進；無論進化論中已有狄匪黎一派發明突進說，而且實際上決不能拿着解釋昆蟲鳥獸現象的原則，應用到人類社會上來。因為禽獸社會中決沒有專一掠奪勞動的資本主義，決沒有自身不勞動而坐享特權專利的資產階級；如其有之，便會起激烈的爭鬪和革命，最能革命最能爭鬪的，就是最適最優的生存者。英吉利的進化論半世紀以來，在維持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下，盡了一種好似最強勁的學理上的反革命作用，但『曲學阿世』，一見了然，入二十世紀以來就無聲無臭了。當進化主義哲學唱得最盛的時候，全世界資產階級與高彩烈，大會於倫敦，集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的首領、大資本家、學者、教皇的代表於一堂。到會代表英國帝國主義的政治家有張伯倫、雪西爾諸人，德有俾斯馬克諸人，法有克列滿梭諸人，俄有奇兒斯諸人，至於舉世知道的大資本家，如德之克魯伯，法之施乃德，以及英國最有名的資本家莫不在坐。而大會中最尊寵的教皇代表之多，英有斯賓塞，德有赫克爾，法有保羅伯爾諸大哲學家生物學家。這個大會的總目的，就在推翻社會主義；於是並世的進化論大哲學家，就同着教皇、牧師、神父，做了資本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大傀儡。由此就可想見資本主義的世界，資本、宗教學說之打成一片了。

七 無產階級不信上帝和基督教之成爲侵略主義的先鋒隊

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資產階級在科學上哲學上反抗社會主義的企圖都不甚成功，於

是就更想把無產階級普遍的基督教化；可是這種企圖又遭同樣的失敗。無產階級不信上帝的原因，並不單由於社會主義的宣傳，最主要的根源，也須在他們的經濟生活中去找。無產階級經濟生活的基礎就是工錢，他一日不作工，一日不能得麪包，作一天才能吃一天。所以他生活的來源，是很親切明了的；他的本身，就無異是上帝。他祈禱上帝是不能得麵包的。他畢生做工錢奴隸，年年月月是一樣，沒有甚麼倘來的幸運，所以絕對引不起如資本家一樣對於上帝的想像和好感。他在不幸的方面，如失業、饑寒、貧困等等，也容易找着原因，決不如資本家一樣像想有上帝從中操縱。因為這些原因都是他們直接領略，簡而易明的，決不如資產階級自由競爭的紊亂經濟狀態之難於了解。所以基督教在大工業的無產階級中，無論他怎樣用一些慈善手段和物質愉樂的引誘，結果總是不行的。基督教徒教工人不要爭現世界的愉樂、享用，當守現社會的秩序，以圖死後升天堂；工人們一聽，就知道他的鬼話，便要反詰他們：『你們祈禱上帝給你們麵包，而不祈禱上帝給你們以工作；其實你們的麵包，是誰給的，不是資本家給的嗎？然則資本家不就是你們的上帝嗎？你們不是寄生蟲中的寄生蟲嗎？』這樣反詰的話，在英法德各國的工人中，都是常聽得着的，然則資產階級利用基督教來馴伏工人們的企圖，不已根本失敗了嗎？但對內雖然失敗，然而對外正很有作用；就是資本帝國主義發達以來，資本家政府早已利用教徒、牧師，為唯一侵畧弱小民族的先鋒隊；因為弱小民族智識是最不開發的，生活是最搖動最困苦的，所以最容易被他們的宗教所引誘。

八 美國，基督教，中國

美國，人人都知道他是資本主義和基督教最發達最強盛的大國。他在帝國主義大戰後的經濟地位，真的執了世界的牛耳。現在世界祇有債權而沒有債務的，就祇有美國。英國已是半債務國，在經濟地位上已成爲美國的半屬國，其餘更不待說了。他的資本不但脹破了門羅主義，而且已脹滿了全世界。全世界除中國以外，這樣雄大的資本主義再沒有別的出路了。最近幾十年以來，英法日在中國已有一定的勢力範圍，美國幾乎插足不進，於是美國政府唯一的政策便是到中國來傳教、辦學堂、做慈善事業，以收買中國人的歡心。這種政策果然漸漸成功，中國人怨日英法日甚，而對美發生莫明其妙的『親善』好感。於是美國資本主義對於中國實行動手的第一着便是組織新銀行團，第二着就是國際共管（兩年前

的鐵道共管說和這次華府會議的主題），第三着便是援助財閥與軍閥來統一中國，建築經濟上完全隸屬美國的資本政治。由此我們就可知道美國基督教在中國的使命了。

九 結論

由以上所說的看來，我們就可知道 督教與資本主義是狼狽相依的東西；唯一能征伏這兩個阻礙人類進步的妖魔，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最近幾十年留美學生於不知不覺中，成爲美國資本主義和基督教的走狗，跑回國來恬不知恥，傳播這種銅臭血腥的迷信於莫明其妙的青年學子頭腦中，竟敢公然在北京清華學校開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凡我誤入迷途的青年，你們不當迅速悔悟，倒戈攻擊這種無恥的世界資本主義的走狗大同盟嗎？

耶穌是什麼東西？

朱執信

耶穌是什麼一個東西？這不能一概答復，先要把他分析一下。

一 歷史的耶穌

歷史的耶穌，是由現在所傳的聖經以外，可信的紀載，和想像得來的事實裏頭表現出來的。這個耶穌不過是一個私生子，反抗當時的祭司，被人拿去殺了的一個人。屬性很簡單，人格也不一定是卓越的。如果單是一個耶穌死了，恐怕還比不上宋子賢、唐賽兒、徐鴻儒，團匪的大師兄，湖北的九龍大王。左右不過是三十幾歲一個少年，哄動幾個人，在村鄉裏烏亂一場罷了。所以如果單講歷史的耶穌，我們用不着多費氣力。

聖經裏頭的清淨受胎，是第一個人不相信的東西，所有非耶教的書簡，都在那裏證明基督是私生子。按他聖經所講：耶穌是由一個女孩子，許配了人，還沒有嫁，就懷起天胎生出來的。因為有天使告訴那女子的丈夫，所以娶了回來的時候，早已大肚皮了，他還不敢責備他。然而照海凱爾『宇宙之謎』所引證，就明明是羅馬當時的一個軍官，跑到猶太，愛上了耶穌母親瑪利，同他如此如此，這般那般，肚子就大起來了。（如此的記載很多，這『宇宙之謎』是馬君武博士已經譯出的，所以我引他。）想像那個時候的猶太，就差不多是現在的廣東，羅馬的軍官，就差不多新濟軍舊濟軍的連排長。他要你被征服地的女人多生幾個外江仔，你這未婚夫，那裏敢說一句話。就算養了下來，萬一驚風鎖喉，三朝兩日死了，還要防着外江人來要兒子呢。所以耶穌的父親，就把耶穌保護養成，是一件很在情理中的事。（馬可傳那撒列人叫耶穌做瑪利的兒子，很有意思。）

耶穌長大以後，他在本地不能得人信服，所以就到別的地方走江湖。他受洗於高僧約翰，同受誘惑的傳說，大概是他遊方的糞山，衣食的飯盃。那個時候，猶太已在羅馬的征

服底下，那些祭司就幫助羅馬官吏，狼狽爲奸，來保全他的衣食，所以人民自然不滿足的。

耶穌就投着人民的意思，去倡反對，所以耶穌當時所說，是反抗權力的教理，是無可疑的。至於怎麼樣說法，是不可考了。

耶穌的弟子十二個，差不多是一對一對來的，這個也是人最難相信的記載。據幸德秋水（基督抹殺論）就說，向來所有宗教教祖。大概都有十二大弟子的，這是相傳的衣鉢。因爲想上應天的十二宮（十二宮小亞細亞那邊自古有的），所以教祖不能沒有十二個大弟子。我想就是中國的無稽小說也有這麼一個習慣，試看封神傳的十二大弟子，一下子湊不來，就要連佛教的普賢文殊都借來充數，總非湊殼十二人不可。想來這同一天分做十二個辰時之類，都是自然模倣做來的。耶穌當時決不是沒有門徒，但是這十二使徒就完全是一個擬制無疑的。

耶穌已經跑到耶路撒冷同祭司公然作對，自然會被人陷害，弄到死刑，這是當然的順序。耶穌並不是秘密行動，自然手到拿來，征服者對於被征服者裏頭有意反抗的人殺幾個，真是平常的事。就是冤枉，就是人民的反對，也不放在心裏。至於講猶太賣耶穌的話，大概也是假設；因爲向來傳說英雄的失敗，沒有不歸罪於內間的，試看中國的小說，千篇一律，都是如此，就是三點會唱戲，也有斬七一齣。因爲在秘密結社，最怕內奸；所以造出這種謠言，就是託往事以警戒將來的意思。基督教的猶太賣基督，也是如此。

耶穌死在十字架上頭，相傳都是古代常有的刑具；幸德秋水却說是生殖器崇拜的結果。他所舉的例很多，結論就是大概原始民族沒有不崇拜生殖器的，十字架就是男性生殖器的

變形。但是這個推定，還不能作為十分真確。然而確與不確，都沒有緊要，橫豎歷史的耶穌，在宗教家已經相信的。

從上頭所講，可以曉得耶穌自身沒有多大的力量。

二 聖經中之耶穌

基督教新約中所謂最可靠者，就是共觀福音書：馬太、馬可、路加三種。這三種福音書，據贊成宗教一邊的人說，就是紀元一百年以內編的；照反對的人說，就是紀元二百光景纔有的。但是無論那一個時代有這福音書，總和現在不同。何以呢？因為古代的福音書，只有抄本，不完不全的；那些僧侶，占住一個教堂，就隨意可以增刪經典。所以當時每有一件事要做，僧侶總有一條聖經可以做護符；却是這一個寺院出來的，那個寺院就不承認。等到熱心的皇帝看不過眼了，就召集各院的僧侶，開一個會議，把所有的聖經一部一部，一條一條，用多數來決定他的真偽，這已經是可笑極的了。却是這種會議，正是僧侶賺錢的機會。為什麼呢？當時成為問題的聖經，一定是和某富貴人家有利害關係的；所以也有人想某條通過，也有想某條不通過的，就用錢來買票了。現在責備議員賣票，他們一定說歐美有前例。如果責備這前例，他們飲水思源，也一定會感激當時議決聖經的僧侶，替他開這條路！當時買票的結果，自然成功的得意，失敗的不平，沒有通電督軍，也有嘴可以相罵；沒有塞匣打人，也有拳頭可以奉敬。所以聖經的會議，大抵都是關到不得開交，然後皇帝派兵，吆喝著趕散了完事。那所議決的就遵行了。過得幾年，別派有了好機會，又可以再開會，再賣，再打，再解散。四五世紀的時候，這事是很平常的。

我們讀中國歷史，看見漢朝的人講織緯，個個都曉得做假的；却是一面自己做假，一面信所見是真，都覺得這個心理最難解的。後來看了歐洲的聖經前例，就覺得無獨有偶；如果曉得織緯是完全不可信的，就可以曉得這種福音書的價值。但是我們不能說他假造就無理他；因為能設在社會上生影響的，不是歷史的耶穌，却是聖經上的耶穌。

聖經上的耶穌是講平等的，講博愛的，有許多愛人如己，索袴與衣的話頭，並且這山上垂誦的幾條，確是很有價值的。但是當時的基督教會，實在是自私自利的，偏狹善怒的，復讎的，把基督教的真正好處都滅失了。（上頭所講的好處，也是自古相傳的訓戒，與基督教無關。）所以他只管扳着臉孔講道德，他的排他狂謬的性質，不知不覺就流露出來。舉他兩個例來講，一個是馬太傳第二十五節裏頭的比喻。他說：

那個時候，天國就和十個童女帶燈去接新郎的一樣。十個人裏頭，五個蠢的，五個聰明的。蠢的帶燈不帶油，聰明的就另外挽一瓶油。新郎來得晚，個個都睡了，到了半夜，聽見喊說：「新郎到了！快接快接！」他們就起床弄他的燈；蠢的告訴聰明的說：『分點油給我罷，我們燈快要息了。』聰明的答他說：『我們同你們分，萬一不敷呢！你們去找賣油的買罷。』五個人去了，新郎就來，有準備的就接他一同去吃梅酌去了。門就關起來了。剩下的幾個童女來的時候，拚命叫門，說主人啊！主人啊！替我開門啊！他就答說：『實在告訴你，我並不認得你』，所以要記着，你是不曉得那個時候那點鐘的！

他這教訓本來是教人要時時準備，却是無心之中露出馬脚，把他這個自私自利到不堪的

地位的五個人，都算做入天國的人。可以見得其他所說，都是口不對心的話。要是我們憑空想像一個能殺人天國的人，大概決不會聯想到這種卑劣的行徑去的。同來做一件事情，到了人家爲難的時候，只拿萬一分不發的話來推擋，這種道德，到是中國人所想像的好人所沒有。只拿着小說上死權的夸夫羊角哀左伯桃來同他比一比就發了。同是不能爾全無事實，中國的傳說，就剛剛在他的一個反面，犧牲自己成全朋友。這種無形流露，真可以把他所謂愛人如己的底卸出來了。

還有一個紀載，在馬可傳的十一章。（馬太傳也有）

「到早上，他們由別丹尼走出來。他（耶穌）餓了，遠遠看見有顆無花果樹，帶著樹葉，他走前去，以爲碰巧可以在那裏找得一點。等到走到前面，就曉得祇有樹葉，沒有別的了，因爲那個時候不是無花果的季節。他於是乎向著樹說：『以後永遠再沒有人吃你的果子了！』他們弟子都聽見的，……每天晚上，他都出城。早上他們經過，這無花果樹已經從根起通枯了去了。……」

你沒有方法學聊齋的偷桃，倒亂四時的工夫，反轉恨這個樹沒有東西給你吃，就要以後沒有人能發吃得著無花果。這個同西遊記大鬧五莊觀的孫行者比起來，就遠不如了。究竟爲什麼你想吃就要有東西給你吃，你這個權利從那裏來的呢？照耶穌替他摘別人田上的禾的弟子辯護，那種說話（馬可二章），就說大鬧的從者，也可以在必要和餓的時候，吃神吃的東西。可見人餓了就有吃東西的權利，是他承認的。但是憤怒起來，就想叫以後的人沒有這顆樹的果子吃，來報自己多走幾步空歡喜一場的讎。這種利己殘賊荒謬的人格，

真是虧他寫得出！

自利同復讎，這兩種傾向，是基督教會自來有的。前頭兩個，不過是在聖經上舉一點例。其實歐洲千多年舊教的歷史，早已證明他的了。

基督教在耶路撒冷一個偏僻殘敗地方尚且行不過，偏要在羅馬當時文化哲學的中心來傳佈，就是我們反對宗教的人，也不能不尊崇這保羅的勇氣。然而要在這種地方講話，當然是要採納羅馬當年新柏拉圖派的學說，來做他的基礎。（從前我看過一卷課卷，他把姚姬傳的李斯論直抄下來當做自己文章，保羅比這個人還客氣一點，把姓名，地點，配景都換了。

）所以聖經裏頭的道德人生觀各方面儘有很好的，不過是都是門面上的話。（倭鑿的大思想家之人生觀講這個脈絡很詳細）他自己是對於排他復讎的興味很濃的。況有了外頭的迫害，自然仇視教外之心日日增加，漸漸弄到各派之中都有衝突了。這時候，本來已經有偏狹利己的趨向，加上復仇的心，一旦得志，縱不學宋公明的血染滄陽江口來報冤仇，也要左刀右經的逼人入教，當時羅馬異教徒所用來處置基督教徒的毒刑，就一件件歸基督教受持永遠奉行了。當時的教會堂，就做了法王爭奪的地方，有一回因為爭教王的緣故，弄到教堂上躺了一百三十七個死尸。因為教務會議爭論的緣故，就弄到在會場殺人，並且把尸體來凌遲。非洲方面，因為宗派的爭議，至於有屠殺二十萬人的命令。又於一個時候，兩個宗派因為爭論『耶穌在十字架上頭的時候人是神』一個問題，鬧到不得開交，後來兩下調和了，想做一個紀念，就大家合力去殺一回異教徒。這都是四五世紀裏頭，基督教初盛的時候（君士但丁帝是一百十二年改宗的）做出來的事情。後頭撲滅異教徒的各種殘忍手

段，更講不勝講了。總之基督教的對付異派異教的人，根本上是復仇排他的宗旨；斷不能專罵以後的教會變本加厲。（此段通據哥韓的「基督教與文明」的日本人譯本）

三 新教徒的耶穌

路德改革宗教的時候，確是有一種勇氣的人，但是到後來便頹唐下來，沒有精神了。新教摘發舊教徒酷虐的刑罰，固然不錯；但是新教徒對付舊教徒，何嘗不用這種方法？並且在新教興起以後，女魔的迷信纔高起來，拿着無辜的婦女，用口不忍言的方法弄死他。（法國有名的貞德也在這個題目底下死的）新教舊教，一樣的用這種手段，可見新教的偏隘復仇殘虐的性質，與從前沒有差別。就是同時反對舊教的加溫一派，路德方面也不容他。這個也是基督教始終一貫的精神！所以費拉說：『在君士坦丁帝治下所得之基督教勝利，不過是從世界中把自古相傳的頂好的博愛精神全然滅了，另外拿一種極偏愛的，執拗的，不寬容的精神來替代他。這種精神，到近代纔緩和一點。』這個說話，不止應用於舊教，就應用於新教也可以的。但是這種精神，也不是基督教他創作。猶太舊來的教，本來已經有這個精神；羅馬的兇淫，更促進這個趨向。然而當基督教沒有獨霸歐洲，還有許多異教是很寬容的。到基督教統一以後，異教的人，降的降，不降就殺，纔把這種精神統一了。他自己拿着殘酷妒忌偏狹報仇的內容，披上博愛的外套，千多年來總沒有改變，決不是偶然的事情。

舊教的法律，凡有奴隸告主人的，除了犯大逆罪以外，通不要審問，把這個奴隸先拿來用火活燒了再講。後來路德改革的時候，碰着人民起來反抗他的王公，那些王公信了新教

，路德就告訴他說：「這等蠢人，是不曉得身分的。」那些王公也就放手殘殺人民了。可見新教舊教裏頭，自由平等都是好看的話；做奴隸就該燒，做人民就該殺，有什麼道德可以講的呢？

所以新教裏的耶穌，也同舊教裏的一樣，是自利的殘忍的復仇的一件東要。那歐洲的野心家，對於我們東方非基督教民族，完全不認我們的人格，是從基督教固有的屬性來的。我們拿着自由平等博愛和他講，真是無聊！

四 新理想主義哲學者的耶穌

海凱爾等一派出後，基督教已經是西墮餘日，到了近黃昏的時候了。然而還有兩派人擁護他：第一派就是新理想主義者，要利用他來做手段。我想中國從前講修仙的，要把自己的靈魂放進別人的軀殼裏，利用他的體魄，叫做奪舍。如果再去投胎的，就叫做借胎。照新理想主義的人說：「替宗教打仗想回復宗教的勢力的人，同時要替再生的宗教奮鬥，替那種有說動的，進步的形態，很寬闊自由偉大的新基督教健鬥。」（倭鏗的宗教哲學主要問題）照這樣說，新理想主義的人，是想叫基督教借胎的。不過實在去研究一點，就知道他並不真要基督教另去投胎，實在祇是把新理想主義的靈魂放在基督教的軀殼裏頭，借他一點光，好來傳播，完全是奪舍的辦法。他所講的基督教，就完全是一種精神生活鬭爭的一個保證。（同書第四章第二節）他所認的耶穌，就是全然自立自尊和世界戰爭能打仗，同時又有心靈內界生活的存在支持著他，所以又不至於自誇傲慢的一個人。所以教會從前所講的耶穌，被人攻擊到身無完膚的，到了倭鏗手裏頭，就變了活潑自由俯仰無愧的人格了。

，不是倭鏗解圍的本領高，實在是倭鏗奪舍手段妙。到了後來，宗教家只管歡迎倭鏗，總是覺得他所講的心靈的生命和基督教的神，中間實在有分別，不能滿足，却又不敢攻擊他，這真是一件苦事。東方現在還沒有人介紹倭鏗的學說，自然倭鏗的耶穌是什麼東西，一時間沒有理會。但是不久這種學說一定會來到中國的，如果曉得奪胎的巧法子，就不會給他瞞過了。

五 託爾斯泰的耶穌

第二個擁護耶穌和基督教，是託爾斯泰。託爾斯泰做了三十五年的虛無主義者（他自己所講的話），忽然間又講起耶穌，講起基督教來，所以在反對宗教的人，覺得很詫異的。然而一看他的著書，就曉得他這擁護基督教，擁護耶穌，不但比不上柳仲禮的勤王，鬻拳的兵諫，就是奪舍的手段，他也嫌太過小心。他簡直否認了現代的聖經，却把他自己的主張叫耶穌來承認了，然後挾耶穌以令教徒。恐怕袁世凱的強姦民意，也沒有托爾斯泰這般辣手。

託爾斯泰所認的耶穌，只有山上垂訓哀頭，把摩西的五誡來更變解釋的幾句。而且這幾句，也不是一概承認的，通是金聖歎改西廂的辦法，說不通的就是俗本錯了。

總而言之，耶穌的主張完全是他的無抵抗主義；所有奇蹟，都是寓言；所有永遠生命字樣，都不是講個人的生命；故託爾斯泰的耶穌，不過是一個無抵抗主義的工具。如果憑空聽說託爾斯泰是崇拜耶穌，信基督教的，不研究他的內容，就大錯了。

六 結論